

對

聯

號



对
联
选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 编
张少成 李泽一 整理
四川人民出

封面设计：雷贞恕

对 联 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50 千

1981 年 5 月第一版 1981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300 册

书号：10118·434

定价：0.60 元

光緒二十八年癸未十一月上旬之吉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降古知兵非好戰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

舊四川鹽茶使者劉川趙藩敬撰

左 亂出師志

右 爲梁父

诗言志而书达意

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顧頻煩天下計

一番晤對古今情

上林苑十首

任高堂宋武桂
龍二九年十一月

杜甫诗句录 书法家沈月默书

新松恨不高千尺

惡竹應須斬萬竿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

再題草堂錄二部同

陳毅記

此杜詩佳句，最富現實意義。
余以千古詩人，詩人千古遺之。

仲弘記

異代不同時問如生江山龍蟠馬卧契詩客

此工書草書道人書此詩於山中石室中題之并記其事於石上

先生亦流寓有長留天地月白風清一艸堂

一葉扁舟一蓑衣

一葉扁舟一蓑衣

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
披襟岸帻喜茫茫空濶無邊看東驥神駿西翥雲儀北走蜿蜒南翔
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
趁蟹嶼螺洲極裏就風鬟霧鬢更贊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
孤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尤夏芙蓉三春楊柳

昆明朱彝尊先生詩句

贏得幾許鍾聲半江漁火雨行秋雁一枕清霜
光緒十四年戊子春正月二日 西林岑翁重立之

前　　言

六十年代初期，我们曾为报刊编写过一些对联，也给学生讲过对联的常识，选印过一些名联，指导他们阅读。他们反映读了这些资料，不仅开拓了眼界，学到了语文的基础知识，对提高使用语文工具的能力，起到了辅助作用，而且受到了一定的思想教育，更加热爱祖国的壮丽河山和前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

去年，我们在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的指导下，整理旧稿，增加内容，写成了《对联》一书。今春，在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同志的帮助下，进一步对原书作了较大的修改增删。是书分为三部分：首为“概说”。我们查阅前人有关对联的各种著作，撰写这篇说明文，力求系统地向读者介绍对联的缘起、发展、特点和制作等基本常识，着重介绍了对联常用的一些修辞手法，并选择实例作了具体分析。

其次为“对联选读”。我们利用业余时间，把分散在史籍、方志、笔记、小说、报刊和爱好者珍藏的书画中的联语，以及游历大山宝刹和其它名胜古迹时收集的资料，整理校订出来。其中包括寺庙庭园的楹联、名家题赠、格言警句、岁时门对、婚寿挽悼、行业用联和其它“绝对”“妙联”。我们对这些对联，作了必要的校勘和注释，用圆点断句，以供爱好者欣赏借鉴。卷末附有车万育著《声律启蒙撮要》，我们作了校订。这本基础读物，对喜爱属对吟诗的读者，可能有所裨益。

成都市群众艺术馆、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及热心的读者们，在本书修订过程中，给我们提过宝贵意见，在此谨致谢意。

读者的批评是对我们的支持。我们水平有限，资料缺乏，谬误可能不少，敬祈指正。

张少成 李泽一

一九八〇年二月

对联选读

目 录

前 言	1
概 说	1
对联选读	33
附 录	
声律启蒙撮要	222

概　　说

对联，通常叫“对子”，也称“楹联”，包括“门帖”（门对）、“春联”（春帖），“喜联”、“寿联”、“挽联”等等，多数是悬挂或粘贴在大门两边的“联语”。

春节贴春联，节日喜庆挂门对，喜联，祝寿送寿联，致哀用挽联，布置书斋厅堂也常用警句名联。对联是我国人民喜闻乐道的民族文学形式之一，是与书法揉合在一起的综合艺术，它利用汉语的特殊性能来造句、修辞，状景叙事，抒情寓意，以精炼的语言表达丰富思想感情，既意深含蓄，有诗境韵味，又对偶工整，平仄交替，铿锵上口，因而具有独特的民族色彩。

春联是由古代的“桃符”演变来的。据《淮南子》记载：桃符是用两块长约七八寸，宽一寸余的桃木做成，上面写除祸祈福的吉祥话，或“神荼”（音 Shēn Shū）“郁垒”（亦作郁雷）两个神名，悬挂门旁，用来避鬼驱邪，名为“题桃符”。有人考证最早的一副春联是五代后蜀主孟昶写的。据《宋史·蜀世家》记载：公元九六四年，孟昶叫学士辛寅逊在桃符板上题词，嫌他写得不工稳，就自己动手写了

一联：“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从此，“题桃符”便演变成“写春联”了。又据陈云瞻《簪云楼杂话》载：“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今南京）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须加春联一副。”据说朱元璋曾为大臣陶安撰书“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一联。富察敦崇在《燕京岁时记·春联》中说：“春联者，即桃符也。自入腊以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图润笔。祭祀之后而渐次粘挂，千门万户，焕然一新。”

宋朝时，对联逐渐推广，普遍作为名胜古迹，寺庙廊院，店堂书房等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并以为交际庆吊之用。古今名联，脍炙人口的很多。关于对联的著述也不少。对于对联的起源、制作、故事、佳话，分门别类，都有论述。此外，还有专为进行语言、文学、思维训练的属对用的“课联”（就是大家常说的“对对子”）和类似文字游戏、却又幽默风趣、反映群众智慧机敏的“妙对”。正如前人所说：“联语虽文字小品。而于短言片语中或取诸身或取诸物，庄谐杂列，劝惩寓焉”；“欲表其钦慕颂祷之忱，则有庆，欲写其淒凉悱恻之思，则有挽”；“他如神祠怀古，昔贤先哲奕奕如生，名胜纪游、高山大川历历如绘，上下五千年，纵横四万里，开编相对，恍在目前”；“骈俪之绪余，随时随事出其新，援笔立就，自臻妙境”。

对联字数的多少没有一定的限制，多的一联有几百字，叫做长联，少的只有几个字。但是，不论字的多少都要求对仗工整，平仄协调。诗词中的律联（如律诗中的颔联、颈联），

本身就可以作对联用；骈文中很多偶句，除去领字、衬字、尾字，也可用作对联。所以说对联是诗词文赋等形式的演变。对联虽然上下联各是一句，仍然可以各由几个分句组成，字数不象诗词那样有限制，而且可长可短，变化更多，这是它与诗词歌赋不同的地方。

对偶是修辞学上的一种辞格，属于积极修辞手段，它要求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两句，成双作对地排列，表现相反或相关的意思。《文心雕龙·丽辞》上谈到“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句句相衔”，“字字相俪”，就指出了对偶句的特点。《史通·叙事篇》上也说得清楚：“编字不只，捶句皆双，修短取均，奇偶相配。”

既然对联属于文学艺术的范畴，那么在阶级社会中，它就必然要反映出不同阶级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愿望。

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常用的对联是：

帝德乾坤大，

皇恩雨露深。

龙德正中天，四海雍熙符广运；

凤城回北斗，万邦和协颂平章。

封建士大夫鼓吹要忠君孝亲：

君恩臣必报，

父业子当承。

鼻祖肇青阳，公侯、将相、神仙，代光国史；

大宗开白马，孝友、忠良、道学，世笃家风。
封建文人标榜自己，在对联上多用这样一些内容：

春风大雅能容物，
秋水文章不染尘。
家学优长，天资卓绝，
文章尔雅，履蹈清真。

小生产者由于长期受到封建势力的残酷统治以及小农经济本身的局限性，产生了逆来顺受的消极思想，在对联中就反映为：

知足常乐，
能忍自安。
身安茅屋稳，
性定菜羹香。

靠庄稼吃饭的，就希望：

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六畜兴旺，
五谷丰登。

做生意的，想的是：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就想青云直上，光宗耀祖：

效祖宗执笔，名垂青史；
愿儿孙读书，身显庙廊。

旧社会处于最低层的劳动人民，任人剥削，受尽折磨，终年不得温饱，他们就有这样的心声：

年年难过年年过，
处处无家处处家。

也有用对联来揭露、讽刺旧社会的黑暗政治，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慨的，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成都文人刘师亮，就曾写过一副对联：

民国万税，
天下太贫。

杭州西湖的湖心亭，有一副警世愤俗的楹联，抨击了当时官僚地主们只知纵情享乐，不顾人民疾苦的荒淫无耻生活：

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

六桥花柳，浑无隙地种桑麻！

对联也是匕首和投枪，它锋利地刺向敌人的心脏，无情地揭示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革命先烈郭亮同志在青年时期，就这样一副对联贴在反动的自治局门口，以揭露土豪劣绅对劳苦大众敲榨勒索的反动本质：

鱼所、肉所、麻将所，所内者甜，所外者苦；
猪公、狗公、鸟龟公，公道何在，公理何存？

电影《拔哥的故事》中，引用过这样的对联：

自古未闻屎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把反动军阀对劳动人民的穷征暴敛和巧取豪夺的凶恶面目暴露无遗。

抗日战争时期，蒋管区内特务横行，里胥为虐，当时报上有副对联，借夫妻相劝的话，说出老百姓最怕最恨的事：

夫人莫擦摩登红，谨防特务吊膀子；
老爷快留八字胡，免得保长拉壮丁。

革命老人徐特立，鼓励青少年立大志，关心国家兴亡，学习革命理论，摒弃那些庸俗思想和低级趣味。他写过这样一

副对联：

有关家国书常读，
无益身心事莫为。

鲁迅先生的名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两句诗，本身就是一副反映了鲁迅先生鲜明憎爱感情的好对联。

小说《红岩》中，有这样一副挽联：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
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歌颂了烈士们英勇斗争，大义凛然，从容就义，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这副对联是祭文，是檄文，是留芳千古的革命教材，是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天安门诗抄》和一些出自广大群众之手的诗文集中，也有很多对联，反映了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强烈感情，请读：

灰撒江河，看不尽波涛，涓滴都是人民泪；